七經雖顯異恭之

○宣公

○元年

趙盾即師救陳音問能復陳故興即救之雖未救宋非師之本也故

經唯稱救陳也此例又

通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稱公夫承上文也若以不稱公夫為貶上

文公未逮事逮事何曰尊君命也臺尊

左之中

七經雖題署四之三

○宣公

○元年

趙盾帥師救陳經

晉侯楚侵陳故興師救之雖并救宋非師之名也故

經唯稱救陳也非經文

逐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稱公子承上文也若以不稱公子為尊夫人則上

文公子遂如齊逆女傳何曰尊君命也蓋尊夫

宣元

左之中

人云者不係公子之有已也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會以定位只是當時之利害已在禮無干涉於春秋

書法亦無所係其筭之者既尊國而後臣子殺

之則為弒國其實也非列會之故其有討賊之義若

在競於楚

左之中

競與人爭前之義

○二年

昭果毅以聽之

合註聽斷也

人之無良

國風小雅皆有此句此引唯取無良一句也不可當

其下句作解

文馬百駟

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為可愛重若畫

馬為文是常馬、何足貴乎、

既合而來奔

合答古字通、

睜其目睛其目睛其貌、睜出目貌、睛大瞳貌、

于思

于、語辭、思、偲同、多鬚之貌、詩鬈字、蓋俜寫之譌、

彫牆

彫雕同、刻後也、非采畫、

為之簞食與肉

為去聲、

林註、以食與肉、嘗語簞笥、

問其名居

問其姓名、與居處也、

越竟乃免

言若越竟而復反、經使不討賊、亦可免弒逐之首名也、而罪猶歸于趙穿、穿雖謂越竟則可以不討賊、

甚庇子為公行

公行、掌巡衛之官、不必兵戎之時、又與掌路事者不

同
旄車之族
趙盾本卿適而以公族議指則宜為餘子何用車
下一等為公行哉可知旄車非公行矣
詩泲洹洧淑孟稱公路公行公族可見公路是餘
子之官而以餘子為之故亦稱餘子焉非官名
公路掌公之路車者則旄車是公路中之一矣
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陸農山曰譜將領其族人非官屬也

傳遂曰以適子為宗宣統其族人故以族人屬之

○三年

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傳以不郊為非禮是以郊為魯之常祀故也此流
俗之說已詳于僖三十一年杜氏傳會于傳
久皆不可從

成王定鼎于郟鄏
遷鼎在成王之世定即遷也若武王之時未卜洛
邑註補武王遷之一句者蓋據桓二年有武王

克殷遷九鼎之語也然自秦軍實此不得援添蛇足

以是為而子人眩媚之如是

傳遞曰以蘭之香美付畀之耳而必曰名斯固美如是定之辭若希望曰王之

姞吉人也

姞字從吉從女女亦人也故曰姞吉人也是字釋矣非指后稷之妃

刈蘭而辛

時既刈蘭矣而穆公辛也林註有謬解故詳焉

書曰鄭公子歸生

孟子家集政而班在子公上也故首惡歸焉

擯不足也

達終成之義不武則其仁不成也

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稱臣臣之罪也

稱君君無道也

稱君君唯謂書君名而已未論及稱國與稱臣

稱臣亦謂弒者之名而已未論及稱君與不稱也

是文相對而義各有當也註偏拈不可通又改

○五年

書曰逖叔姬

凡傳稱書曰者及娶氏例皆就春秋成文作說耳左氏作傳之時固不能離舊文與筆削也杜氏喜論新舊皆出於臆度不可從他並倣此

冬秦伯罃卒馬也

傳直釋經文耳不為示譏而發焉

○六年

使疾其民 盈其貫 可殪也 殪戎殷

授稱弒三包不可曉

歸生弒夷是臣有罪而君亦受道也

沈輒及鼓對

貫箭穀

合註沈矢激過也

按昭二十六年鄒沈輒杜曰沈矢激盖矢抄輒固激而過也及猶與也

兵車無蓋故頭上戴笠以遮風日也非使人執之也笠可之所湊謂之轂猶車輪之轂也故名焉

耳杜乃言執笠依轂和之鳴呼寫哉解乎

疾、諸疫釋困窮、
傳遜曰以繩穿物、謂之貫、言其恩之多、如物之滿於貫也、韓非子曰、恐其以我滿貫、亦此意、
劉炫曰、春秋誓、高罪貫盈、言討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
殪、殪死也、嘗訓仆、
我大也、書傳曰、殪滅大殷、

○八年

萬入去篇 經

正義、萬是舞之大名、
隱五年註、萬舞也、

伐舒蓼、滅之

舒蓼、即衆舒之一、正義引釋例、以舒蓼爲一國、得之、但以此註爲誤寫、則曲護矣、

○九年

晉侯黑臀卒

正義、黑臀以宣二年始立、註與文同、蓋寫之誤、

王使秉徵聘

蓋徵著秉論旨非使人行禮之比故不書也

衰其相哭

衰如衰中之衰謂衣中服之也非懷

且聞不令

聞去聲謂聲聞

○十年

王季子來聘 經

王子而第居季故稱王季子 傳 是無義例蓋

因當時稱號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經

齊侯立未踰年是未成君矣未宜稱君命以使也經

直因辭命為文而議自在其中也非既葬成君之謂

○十一年

丁亥楚子入陳 經

丁亥蓋楚子入陳都之日實在師殺徵舒之後也註

殺入前後不可知

傳入在殺之前者是師入也與經文稍不同

平抜斜　略其基趾
縦曰斜、橫曰模、不可相混、
略経略也、
吾衛小人所謂　取諸其懐而與之
小人所謂猶言小人之詩也、中間不當句、
還之是則、足補取之非也、則能初取之無可非也、

十二年

同盟于清丘　経
葦掫　元無可議也、於晉衛既稱人、則宋鳥得

左之中

獨稱名、註過刻失實、
琴出車　守陴者皆栄
示将去國也、彼之見還、吾之出奔、皆在其中、不可
備說、
守陴之栄、感動自栄耳、非為告楚、
三月克之　経歷三日也、六七十日、亦可稱三月、不必九十日、
事於九縣
正義於之減諸國見於傳者、申息鄧權弦黄蓼江六

右轅左追蓐
僖逆以楚丑夸其師軍為前後左右與中而保之各
有所任耳杜誤
註引南轅棄轅派是
蓐薛註謨之名
象物而動
合註物即旌旗之
物而後無妄動也
老有加惠

前茅慮無

蓋凡十一國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
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不知何以言九
傳逆以楚滅國雖十一或以二小國併為一縣亦不
可知若必滅一國為一縣楚亦固矣滅國設縣豈
無分徙拘其間耳時楚有九縣顧得此之自言服
事蕃謹如甚縣邑耳豈漫追記滅國乎

勤民　觀釁而動

勤殺也

釁間隙也

優老者、壯之壯者、有所加益也、非全不計勞、
蓋豹攻昧
攻、經者之論、者致也、謂取之、非致討之謂、
撫豹者昧
合註、撫、益之誤、
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自咸、律謂也、
合註、將帥之貴手法律者、能使甚如已之志、故謂
之律、所謂順成而咸滅也、咸滅則律且竭而敗矣、
不行之謂臨

居高向下、謂之臨、臨之為卦、坤高而前下、是不可行
矣、故曰不行之謂臨也、是特論臨之名義耳、勿拘臾
卦說、又不可偏以澤解、蓋臨之義、就全卦象見之、
事之不捷
捷克也、與下文不捷參之、
聽而無上
陸貞山曰、同指有言、在楚師北轅之後、北時未也、且
伍參獨言、先穀不仁、何嘗及之子乎、蓋謂林父將令
不行、軍衆啟稟聽進止而無上令、不知所從也、

廣有一卒偏之兩
傳遽曰廣兵車之名林之王即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分
爲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
甚云偏者蓋車之半再又五十人曰偏以百人四分
之一爲承副則逸多營以自精事無廢事矣
五十人爲偏者謂卒之半隊也二十五人爲兩者謂
偏之二分也故不單言兩而必言偏之兩再成士
年舍偏兩之一書參考
不能文　出入此行

左之中

是句暗伏顓能武之意矣嫉辭
行途也
豈敢辱侯人
侯人謂伺候執役之賤者即使人之從者矣言不
敢斥使人之辭此斥侯
遷大國之迹於鄭
迹足跡也謂逐出在鄭之楚師
左射以菆
邾俗箙矢有上羞中羞下羞　凡鏃之鈹者枝者及

鄉音箭皆與常矢異制所以有上中差之別蓋
是也　見六鞻射一鞻
六鞻取一亦只記載之辭耳非有貶意且多殺
獸何益適有亡矢而已註誤
梵人集我
林註梵人卒然進兵集我不備
藉承藉之藉是倚杖之意非假借
殿其卒而退

傳逸曰士會自以其身為上軍之殿耳
或以廣隊
隊墜同陷也與下文出字相應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詩傳曰肆陳也益求讒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
乎王之能保天命也
鋪時繹思我但惟求定
詩傳繹尋繹也
但者我之但也非使彼歸于我

無忘其章

章文章也謂功業昭著可觀者非篇章

取其鯨鯢

鯨鯢大魚也故以喻首惡巨魁其不必以吞食國

將以分鄭

謀以楚兵威分鄭為二國其半仍屬舊君半

別為一國以魚臣為之君也非以半與楚又上文

入楚師謂造于楚軍中也正義有誤解故詳焉

亂雖瘼矣心疚其過情

雖固亂而流離也言亂

歸於怙亂者歸字相呼應如問答之語

憂當作矣

如有憂而喜乎

是句設難詰詞也註忘參看

若為茅絰哭井則已

是二句連上文皆無社之語言有茅絰於井上

而哭于中者則社也請子目而極之也

雖而忠之

薨、叫呼也、哀展轉之也、與上文哭字自別、

○十三年

　　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惡之來、猶言禍之至也、已取、謂由我速之也、非減族而後為惡、

　　我則為政而元抗同、大國指晉而言、

元抗同大國之討

○十四年

僖及於室皇

此所論死無其理然左傳往往有似是之詁若會于斷道盟于卷楚者梁也斷道卷楚皆死有典喻時有二名耳

下文接以劒及於寢門之外則知室皇與寢門異矣、蓋是內門之名耳、

庭實旅百

劉炫曰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幣之象則此聘而獻物亦實百品于庭非謂主人也

　　采章嘉淑

又曰采章謂玄纁璣組羽毛齒革充衣服旌旗之飾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献

仲孫勸君行聘作嘗論聘之義不宜言主之深

禮備、

○十五年

登子石之林傳逆曰、杜以兵法曲解、非也、折代也、橫斷之亦曰折、不必堅破之、申固其命命、謂國統、即天命矣、

以略狄土

畧、巡封疆也、隱五年、吾將畧地、註云、畧摠播巡

行之畧、

陳錫載周

載周、即造周邦也、非載行周道之謂、

○十六年

宣撏火經

爾雅曰、無室曰撏、又曰閣、謂之墨、有木者謂之撏、李巡曰、墨上有屋、謂之撏、

王事靡鹽　折狙

體謂手足也、物雖事解、而手足完而不折、故曰體膚

也、註變字義、
析薪、即殺鳧矣、謂析體之廹也、
註、示共德、示慈愚、皆附會、當削、

○十七年

婦人笑於房

郤克之跛、杜拈穀梁而言、然左氏所不言、不必講、

易者實多

易謂不以類也、喜於不可喜、怒於不可怒、是也、非遷怒之謂、

君子如祉

詩傳、祉、猶喜也、
祉、好之也、故下文、承以君子之喜怒、喜字貼祉字、

○十八年

婦又還自晉絞

不書族、蓋承上文也、

自虐其君曰栽

註解栽字義、皆整不可混、夫非一朝一夕者、文言、本栽近者之心而論焉、豈字義乎哉、

以先大援
襄仲殺子惡、即先齊之援矣不當帶晉杜之說
傳所受於晉辭命于介也、蓋壇上成禮、如漢命于
甚居者也、故下文曰、既復命、祖括髮也、若介之及命
自在異後、

成公
元年
作丘甲經
丘甲之制、今不可考矣杜引周禮司馬法、為丘出甸
賦四倍於舊制者、是唯就經文丘字橫作說耳甚
實無明徵、難信、且經曰丘甲而不曰丘粟、尤不見
甸賦之意、
乃可以逞
成元

逞如字、

○三年

且告車來甚衆是寇軍中之事矣寇人既見石成子止禦又御車乘乃止不追也、

車來班必新築人、

然子病矣

猶言雖然子則實病也、是更端之語、既語已之勞以勉郤克、更言此以慰之也、註不曉何謂、

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是語無可非也杜以不知我禮議之何也、

寢柱轅中

釋文轅卧車也、

辟女子　乃奔

釋文辟音避、註皆同、奔謂走去蓋還家也、不止辟君、

紀鄣玉磬

傳通曰鄣言紀而不言玉則非玉可知周禮有鄣人、

本屬考古博古之圖所載靡皆銅器古人器有
有所以為重者不皆玉也玉磬自應齊物非紀也
無乃非德類乎
晉全以石琴則諸侯將仍不孝應為彼此不孝矣
豈可謂德類哉文意只如此註迂甚
物土之宜
陵貢山曰物相也蓋云相土之所宜使之貢南或
東也

畏君之震
震威也
敢邑之辜
邑亮庭曰言辜而戰勝亦當從音命況不辜而斃不
敢不服劉炫林亮嬰皆同之
況其不辜
羣臣師賦興
興衆也
賜三卿先路三命之服
皆受二命之服
蓋魯侯始賜之也賜服即錫命矣猶後世承制封

拜之類耳註嘗受王先路之賜謂
諸大夫不可言皆嘗受王之一命杜說至此而窮
矣故曰皆魯侯賜可以見前說之誤
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
軍尉司馬司空輿尉皆奄皆受一命之服（此可參考）
趙子嘗曰禮樂之自諸侯出久矣杜說派來
用屢災
翰檜
正義災而反之類雖反亦得稱災
翰檜制不可知註嘗飾上飾似杜撰

昭二十八年傳
夏姬子貉之
妹也註子貉
鄭靈公弟也
然則子蜜非
靈公之字蓋

生則維甚感
戴不止殺母弟一事
夭子蜜
夭只是夭札殺命之義若殺典無後非此文所于
子蜜蓋夏姬之前夫雖無所考恐非兄靈公
盡室以行
室謂家人及財賄
商旅民離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余雖欲於掌伯
是慰譬箱之辭言欲
委於三吏
三吏蓋受獻官司有三等也辟如司徒受俘民
司馬受車馬工正受器械之類是也非公
○三年
宋公衛侯鄭
二君既立踰年稱爵既礼也註狎
雉過執事

此執事亦不敢斥王之辭甚實非指將帥
討赤狄之餘
劉炫曰庸荅如之國即是赤狄之餘註謬
次國之上卿
傳文明言大國次國小國可見以地之大小而不主爵
之尊卑笑周家封國或升公者唯杞宋二國耳註
以公國大於侯者出於無稽且臧孫欲以晉衛大小
定其班也故引古制明之也設據古制公侯為大國
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於此引古制唯取大小之準

而不計五等之爵里、
按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又曰、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是大小
之名、因地之廣狹也明矣、

寡君未之敢任
意謂已將任之也、婦人之笑、郤克實怒之、而
兵由此起、晉侯初不甚怒也、故此行當致謝於
郤克、不須謝於晉侯之爾、是厚之之辭、

○四年

城鄆 經
按傳、成公秋欲報晉、聽季文之言乃止、然則冬城
鄆、必非欲報晉之故矣、註恐舛、

命不易哉
詩傳、天道甚明、甚命不易保、

楚雖大非吾族
傳通曰、此江東狄待楚非開姓也、若齊桓公亦異姓、

○五年

人各有能有不能

嬰之意、語字禮正家
則、吾能為是非開莊
伯宗辟重　辟傳
辟避也、無上音瀾、下音俾、
國主山川
以山川之神、為國之主神也、
○六年
立武宮經
武宮、以告武功之宮也、宣十二年、楚子不築武軍、
為京觀而作先君宮、告成事、是也、北立武宮而已
矣、無武軍之文、杜何以知別築武軍也、可謂杜撰、
紀武功、故稱武宮也、此與武軍之武同、杜又為武
公宮、何所據哉、
武宮、王紀武功而子孫、非藏主之廟、豈容作一公
之宮哉、
不可以立武
立武猶言表武也、與立武宮意自別、
土薄水淺、

明堂位曰、武公之宮、武世室也、公羊傳云、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得之左傳以為告武功之宮、誤也、杜氏解之、反謂武公之宮、又添武軍說之、又誤看也、

土薄即水淺菲雨事水之淺深以地下之度而言土之厚薄以水上之度而言

其惡易覩　重腿

陸貞山曰此惡字與治滄流密之惡同垢穢也覩遇也猶觸也言土菁水淺小則其垢穢濕蒸之氣人易觸之則憂愁雜亂隆以成疾疢也

童膧仝腿音隆

且民從教

謂馴服於教令也非大雅之謂

七年

雨之一卒

偏雨之一

二雨字不同上雨謂車一雨下雨謂偏之雨分宜十二年卒偏之雨當參考

傳疏曰雨者即一車耳其詩所謂百雨孟子所謂三百雨之雨非二十五人為雨之雨也蓋楚靈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雨之一卒（以上說上雨字）其云舍偏雨之一卒（以上說下雨字）蓋車之半邊為偏則每車有二偏各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非偏雨之一而何（以上說下雨字）

衛人來媵經
媵大名也通姪娣及
來媵是姪娣也夫左右
中多稱其娣某其好某
士也困極
困極猶言無極也詩傳極至也
是用大亂
大簡猶是諫也非用大道之謂詩簡作諫

避不作人
不如字作興起也
詩傳避何通言其必作人也
聲伯如莒逆也
雖私事出竟則書不必因聘
葬元來聘聘共姬也
兩聘字不同上聘行聘禮也下聘請媵也是時手用
幣
夫狄爲恩啓封疆以利社稷者

陸負山以救爲連下為一句
或思或縱
陸貞山曰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
得并魚以成大國
事無二成
謂一成不可變也非公私之謂
不得事君
是論事體也意謂無晉不會是魯晉皆晉也婉辭
爾非欲絶

○九年
晉人執鄭伯
稱晉人鄭有罪也註數
城中丘
註閏月是長曆之謬且煩瑣不足辭
先君猶有望
謂屈望也
稱大子抑無私也
無私謂不阿黨溢美也是稱太子之辭無私也

故不抑字、非以稱大子為無私、
雖有姪娣妻無尊卑蕉萃
姪姜貴族之女、然亦以語美女也、蕉萃、與惟悴同、謂衰醜也、

○十年
攻之不可
林註、攻、擊奏也、
非其人猶不可
陸貞山曰、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効忠、不見信于君、適以自害耳、

○十一年
不以妾為妻
娣姒之稱、自非陋嫁、皆是假借矣、謂吾姒者、吾謂之婦、故長婦謂稚婦為婦、稚婦為娣、稚婦謂長婦為姒、或長婦稚婦相謂為姒、總迭相謂為姒、
孝叔以畏聲伯、非畏字、云目也、
吾不能孤之
不能字人之孤

十二年

討不庭

不庭只是畔違不相會者庭宜指霸王之庭不當作王庭襄十六年傳同討不庭訊諸矦朝聘晉成禮於庭中故欲同討不來庭服者

享以訓共儉

享主禮讓若飲食呈以講禮而已矣不厚其味故稱共儉耳不必以不飲不食作解

公侯于城

此引詩言諸矦以武夫爲城郭而打蔽其民人也

公矦腹心

陸負山曰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只及其亂也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矦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詞矣古人引詩大率斷章取義杜亦嘗謂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此註謬

吾孔無日也天

食言屢盟則必記文子不能獨守信故云孔無

日也謂受神之罰
○十三年
傳郤錡乞師
不言徵而言乞師急告人記之故也
民受天地之中
劉子盖言人受天地中間之氣而冬于三才自然不能動作礼義之則乃是所保定其所受之命也命但以稟受及事未而言未嘗說教性理也後儒主張此語太過不勝甚附會故譏焉

十二

跋扈猶踐扈也夫子行為跋扈水行為涉而言杜乃不解此文非也
諸侯莊之
時無諸侯而稱諸侯文致也亦注師者而亂此前後多錯誤失實覽者何必迂回作說
穆為不弔
不弔猶不悼也不若不孝不仁之不
東通之不通

謂東諸侯之與秦不相交
林註秦不通道于東方諸侯則是秦康公自絕
好所以不通

白狄

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秦晉狄也故及難重
耳奔狄是季隗之前已有昏姻也季隗未狄之種
也非白狄白狄蕞而納之豈足為昏姻哉註證
狄恐臆斷耳按孔疏未必晉拉白狄別無民昏姻是矣

我昏姻也

○十四年

苦成家其亡乎

苦成家猶言苦成氏也

兕觥其觩

彼交匪傲

詩傳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詞也交際之間無所
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及來求我也

觥觩同毛詩作觩酌彼兕觥觩其觩又周南酌彼兕觥
觩並不見罰爵之意杜据周禮以為罰爵非也
此引詩取義在後二句

舍族尊夫人也

僑如舍族蓋承上文也非舍族也北傳似失經旨說已見于宣元年

婉而成章 盡而不汙

章是文章之章非篇章汙汙下鄙猥也合六証或婉曲以示順和而文秩乎其成章或盡其事而悉書之而實粹乎其無汙

按註汙曲是讀為迂也非

○十五年

葦元出奔晉經據傳文葦元將奔晉至河乃還則經不當書奔晉及自晉歸是經傳不相合者註曲為護更撰出告辭不可從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會吳于鍾離經合註其會又會者大夫自相為會無後與吳會也

猶有戚在

向戚蓋別與葦元有親也可以免再非以其賢

○十六年

子罕伐宋

傳文國不證嚴侵伐相通而言何嫌控異文証泥

德刑詳義

正義詳者祥也古字同耳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

生厚以衣食而言用利以財貨器械而言

用利謂民之財用之利是興生厚德正正是九

功之三事矣雖不泥說而訓詁則當一文七年

郤缺之語當參考

致死以補甚潰

陸貞山曰潰謂軍國之事有所潰之

皆取衣於中軍

襄中軍張幕徹幕甚醜皆棄皆下並是敘事

矣非河辭唯聘而左何也及戰乎二語為主之

河辭而已林註有證解故詳焉

皆曰國士在

服虔以責皇州梨皆言音楚云州梨言音

強責皇言杜主強故云皆曰也

下文云楚之良即國士矣

南國蹴　射景元王　中厥目

是云句鬻熊蹴昌意元大也元王獨言巨卹也

復卦無離象而杜主張離義者因南國蹴而附

會焉及起子推陰筮皆不及述

以其族夾公行親軍名

劉炫曰族者屬也以中軍夾公耳

侵官冒也　失官慢也

救阻車車右之任也他人為之是侵官也元卹自

有大任捨而與他事是失官也註御實失官

潛旭之嘆

旭之二字說衛正義一本云當阿有子字亦通

姬姓日也

日月並因王象而言

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仍軍事不得拜之故肅也非以不得答之故

肅如揖手未嘗至地
諜輕之
諜謂遊軍輕兵掌候者非間諜
我不如子
是讓能也不必以親御作解
展車馬
合註展閱也
憂猶未弭
謂國多禍難民心未定屬公篡奪之類皆是不可

獨指欲注子臧
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服虔曰豹先在齊矣北時從國佐在師聲伯全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受宗適齊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饋之則似豹在齊年而僑如始往傳通曰此必先奔無疑傳逸之耳
食使者而後食便者是聲伯所遣之便者也非介上文師逆以至

謂使者又送師至也是叙事非成辭孟聲伯為
食於郊而與使者約以不食而待也及使者還
師還則不食既而日矣如約於是先食使者而
後自食也註皆誤
亡而為讎
謂魯國滅亡為寇讎誓之有
奉君命無私
傳疏曰是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
聲伯之忠耳何用分析且四日不食之事范文子庸
有未知只據其力辭以請季孫其意甚明
召叔孫豹
是孟妊年之事矣豹先在齊多年說已見前
○十七年
辛丑用郊
公穀二傳並言用者不宜用也
與婦人蒙衣
陸貞山曰蒙衣者為婦人服以自蒙目也
蒙衣傷婦人蓋頭之類集書時蓋亦有此服

也士民皆襏加景註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行道
御塵北齊納后襏有加幔去幔景同蓋頭從素尚
矣
抽戈結衽
衽襟端也
逝戚也
戚君戚也言吾非惰不能抗也畏君命之戚也
是以逝而不抗氣盡不欲抗君命又不甘心於小
人所刃而欲歸而逆定客就死也故逝耳
吾能違兵

違兵避兵難乙謂無所與鳥
○十八年
辛巳朝于武宮
服虔本辛巳作辛未是盟之明日也似勝
無瑟忌不聰瑟忌也即癡矣不雜莊麥是大癡耳未
有兄而無瑟忌
可以白癡解鳥
癡為慶氏之雜故句
林註故字當屬上句

內宮之朝　師逃于夫人之宮

內宮齊侯燕居之宮內寢之屬矣朝謂其前堂也是與夫人之宮自別註混為一非也又解師逃為伏兵亦誤蓋自別也乃以其所即師逃入于夫人之宮也以誌其懼之甚耳

共儉孝敬　知義　時使　親以聽命　知禮

並諸敬成之效也

並自作句不屬上文

事音何為

為去聲言所以事音在非為患難見憂恤矣

林註宋之事音果為何事音必憂恤宋之患難自宋始矣

言今將始拉宋以成霸業也諸解以為稱文公者非

襄公

○元年

圍宋彭城經
彭城似非宋地而仍是宋矣何也蓋取之而不有則非楚地也以封魚石則魚石非楚臣又非建國仍是宋之叛臣矣故書入彭城也經書復入復者還歸之謂也叛人而以還歸為言者非以彭城宋地之故乎且既入彭城則孫文子以戚叛高弱以虛叛何異傳

文遺之不得經旨
知武子來聘禮也
禮者禮其往好而已矣興王喪沒于涉經註十月
初王赴未至正義又援曾子問作說皆曲護傳文
而強解耳不可從
○二年
知齊靈公之為靈
靈哀是惡謚矣註引謚法大失傳文之意
中庸文王之所以為文興此語氣正同

姜氏君之姑也
姜氏指穆姜襄公之祖母也
詩祖妣謂祖父興祖妣也此引為單指祖母亦謂
祖母之不可不敬耳季孫之罪在虧祖母也是為不
敬矣若於齊未見不敬之意
非異人任
傳通曰成公謂楚王為鄭受辱故自任之不報德耳
任字與上文息肩相應言楚恩至大非我任之而
誰其非楚子任患之謂

子罕當國
當國謂總領國事也石子言攝二十八年慶封當國註曰秉政也此何以攝為
官命未改
陸貞山曰官命猶公命也非建官命臣之命
官命謂號令嗣君即位必一新號令者未改謂
國喪猶新也四年傳因喪君無失官命當參考
偪子童子幸
偪猶近也壓也謂威權漸壓上人也偪字未必
有奪意

○三年
組甲三百
賈逵曰組甲以組
詰歸孔於司寇
傳逕曰縫方自裁以司寇主刑故以為詞與杜說鑿
敢以為請
言請勿孔也註請使無孔便字恐衍文
○四年
不終君也

終成就之義言定如之喪不備是薦居不成其為君
公曰后葬何如
絳語未畢公欻抯欲閘故揮曰為何事非怪不次
民有寢廟
寢廟以人居而言非鬼室前堂為廟後室為寢
我先葬居
莊子曰虞舜葬蒼梧之野葬鳥也言我先人逐水草而居往無常
服虔曰葬鳥鹿食葬存
逆喪者皆髽 始髽

鄭玄曰髽去纚而絞
魯人之髽蓋始於是時哉傳文蓋有錯誤也掻擾亏
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墓鮑始也似可据
婦人之髽與男子之免同是時喪多不能備免服故
男子亦髽也故曰皆髽也杜說蓋如此然是後不閑
魯有男子之髽故雜從

○五年

公至自晉

傳只明救鄆時公未還耳三桓專命久矣大蔵童

子何遥命之有註鑿
無重器備
無重謂器什各一面無副所謂無長物也
器備事指用器不數珍寶矣上文金玉包珍寶在內
不當複言
○六年
措葦弱于朝
措首械也既見于莊三十年
雖以勝矣

陸負山曰不堪其司武之任
射子罕之门
杜以射门為措之比謀门被射何不勝任之有
射门只是志其忽而已

公郤犨公郤錡
埋之
埋塞也謂埋其藻
遷業于郤
遷其氏也
○七年

公郤犨公郤錡
后稷之配特以始祖也非謂農事發殷
郭配可以見已且郭者報德之義已非
祈祭矣獻子乃因后稷而附會焉
大失理義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啓蟄節名寅卯目之交不當泛指一月
耕以事實而言非以為節氣之稱
稷子有廢疾將立之
將立以為嗣也未及徧位
好是正直　介秉德
正直真人與事而言
介秉大也
恤民句與下二句是流　解仁字唯承上文正直二
恤民句與下二句是流　解仁字唯承上文正直二

宰不貼請共句註分屬非　公謂注者也
衡而委蛇　從縱同是縱橫之縱
鄭玄曰委蛇自得之貌　下文衡字對直道而行
傳通曰順道而自得　郭世為從衡互之
必毀折矣
○八年
聽競作羅
羅雀當作羅思也
如匪行邁謀

鄭玄曰匪非也言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者

憑陵我城鄙　無所控告

憑依據之義典陵字意不相遠也非迫之謂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註馮乘陵也

控赴告也

一介行李

介介通即箇字箇一箇也未可解作獨便

賦摽有梅　誰敢哉

賦詩唯取汲之及時之義矣註盛極則落詩本無此意亦非賦詩之例取可謂牴足

敢哉謂不敢蓋不受及時之意也與下文何時之有相應同矣同呼如辟音之便未不須論及時也

九年

庀刑器　庀府守

刑器謂鈇質之類劉炫曰府宗謂府庫守藏庸城辟也用馬于此備之四辟以祀四方之神也

或食於心或食於咮

傳通曰漢書五行註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以順天時救民疾據此是二火俱有出內也劉用澄曰食于心食于咮者猶食色之食謂封火正於火之分野使掌出內之正令非謂孔而配食也下文居高丘即食于心矣

遇艮之八

正義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通以為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據賈鄭先儒相傳云耳

晉語貞屯悔豫皆八又得泰之八說者以為不動故曰八也艮之八乃謂艮之隨者則其說不可相通蓋當時別有其義而今亡也皆無所考諸家強解膠斷可厭

艮之八之與艮之隨之不同

註史趙八為不利數句釋已正義註遇一爻變以上皆似強解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

姜氏以元有元首之義故曰體之長也以享通燕享之享故曰嘉之會也嘉德合禮亦以是義

國在下位而有不仁不靖國家不靖則與嘉德合禮相及故曰不可謂元也

下位則與體長相及不仁則與體仁相及故曰不可謂元也

葉氏

姣姣只是美好笑淫而曰姣婉孌已非姣字有淫義

肆眚圍鄭

是句連上文亦歸合之辭非敘事

不可以爭

爭則暴亂故不可以爭也是無當謀爭之意

爭字偏指戰爭

君子營心小人營力

是數句謂不辭營也偏自任勞心

威勞心威勞力

門

門其三門

音人三分其軍一出代鄭蓋如前謀也癸亥門

九

此時晉之四軍伐鄭未還猶未及本謀也杜解固非今云晉之二軍不出亦不免疎也

杜氏長歷詳推此事五月八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及明年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之甲午見得此年十二月之下無閏月也今閏長歷其說的確可信亦不可駁宜數之也

甚三汙是晉之一軍與諸侯之師攻之也是時晉二軍不出也杜泥三字為三軍各攻一門證甚果然是大興前謀異且班所以敵楚之矣

閏月戊寅

閏月如字註長歷可厭閏五日是謂無氏生波杜氏以為此年不應有閏而其長歷於明年十二月之後置閏也決哉杜氏

先君之祧

魏了翁曰祧者取廟弁之北壁為義祧即廟事北親

盡

古人謂宗廟為宗祏為宗祧其義無以異也

要盟無質

服虔曰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

輸積聚以貨

輸如字謂運致

○十年

封宋向戌

封謂以為之私邑也非建國附庸

仍成一隊

一隊一列也不必百人也或十人或二十人亦是隊故
此不必論人數可以
既無武字可重任乎
武字謂武穀之耗字未及功重任以負擔而喻也
必爾乎取之
欲以正刑也
言自會也
自會者以釋通字也無非之之意

魯有禘樂

禘樂蓋謂天子大禘之樂註三年大祭非四代之樂
亦非夫四代之樂本於明堂位也明堂位何曾據
又得文明言實祭用之而註以為嘗公不得用為
是纂公輕於實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
據劉炫曰魯以享實當之事以論晉侯便聽宋與是劉氏
苟偃士句引過鄭之事以論晉侯便聽宋與是劉氏
徒知以享實之失而未知以祭周公之非也夫既僭
禮何用分疏諸說皆曲護不甚深辨

圍宋门于桐门
傳文明言圍宋而註以為不成圍何謂哉
有夫出征而警其雄
雄将即之象故文子以為喪敗之雄故曰警寇之利也蓋田出征生解耳
鄭侵衛出征者也衛人應之皆也非出征
周猶不堪競
周詩多稱無競故獻子摭詩而言也或曰傳文脫
引詩一節也

言無大夫
大夫豈又卿註謬蓋泥傳例之過耳
諸侯既有成行
成行謂歸計一成決定矣與成命成法之成同
不如致怨而還
致猶寄也謂以未報之怨寄致于彼也後註以侵
北鄙為致怨辭
篡門閨竇
家語閨作圭為是釋文閨本亦作圭

牲用備具
合註牲犧牲用器用
周之東遷七姓鬳甘
非謂以犧牲祭祀為職
驊騮之盛
傳逐曰爾雅攜牛
牡也是即詩所云驊
刑放於罷
放縱也謂罷人雖有罪而不加刑也
以給國用故曰王賴之
騮牡
騮註
牛也考韻書攜牛
牡牝凡有事用牲
皆牡

昭十一年

作三軍經

是三分公之所有而三家各名其軍也不得據古法
箏人數傳文甚明何容異議
正義春秋之世兵革遍興出軍士卒之數無復定準
鄫之戰晉車八百乘乎丘之會叔向曰寡君有甲
車四千乘在紅之蒐魯之章車千乘明知此兮
合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此也
各征其軍

征其軍猶言領其軍以興役為言其未言及
家屬租稅
政將及子不能
是時叔孫氏為政季氏雖彊未能
請于叔孫氏故穆子言政將及子謂國政次第且
至季氏之手也非謂專國政今
鍾伯敬曰穆子知季氏將執魯政必厚自封殖
不能分均為二
盟諸僖洞
洞蒼門也
不無不舍
不舍猶言非措也
傳通曰衣無不舍謂三家本謀如是非盟謀也
先王先公
先王謂太王王季文王先公謂唐叔以下群公也
北不數宋鄭及諸國之先禰單舉晉也故下文
云十姓十二國除晉而數之也十之非該
諸侯卿師

國內之兵賦盡起以從之也是但謂多率兵車勿泥
便蕃左右
便蕃順奉之意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禮也者禮其嘗有功也非指始有樂
報禮太天之家嘗祭作樂非必有功君賜而後有
之也又不特大夫能士亦或有之禮也春秋之時禮樂
壞崩而武力是尚故雖大夫之家有無金石者
鞏鉉嘗初無之而君賜始有焉是自時執力之便
然何足以為法也或據此文乃言自非有功而君賜焉
士大夫皆不得作樂禮也大誤

十二年

吳子柔卒註

劉炫曰杜五年註以為公及盟還而不以盟告
廟也今註云舍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為兩
註自相矛盾

同姓於宗廟

同姓與上文異姓對而包下同宗同族及始封以上
之別而言

宗廟皆泛稱包下祖廟補廟及始封以上之廟言

同宗指祖廟

同宗是與我同宗者乃是始封以下之別耳

祖廟有四曰始封大祖曰高祖曰曾祖曰祖同宗之

出自始封以下高祖之前者臨於始封之廟若

魯為邢凡祭臨於周公之廟是也其出自高祖

者臨於高廟出自曾祖者臨於曾廟出自祖者臨於

祖廟　同族出自補廟

同族出自補者乃是兄弟以下矣

以上一節註都謂若其以宗廟碑作所出王

廟不亦妄乎宗廟者通天子諸侯大夫而言豈可

限以一物哉且魯之文王廟鄭立屬王之廟未非礼

也況他國豈必有所出王廟哉此初揭諸侯之表則

通諸國而舉其例可矣安可据魯而解鳥哉

魯為諸姬臨於周廟

始封以上之別魯臨於周廟則鄭宜臨於厲王之

廟他國始封之上別有始祖之廟者宜臨於始祖

之廟其無始祖及出王者蓋臨於始封之廟矣

此雖無明文以類推爲
若而人　始娣妹
若而猶言若是也而非定辭是舉年齒排行
而言若而亦云云之類耳非不斆舉之謂
王莉石曰若而人設爲對話不可實以某某故曰
若而人非應答之詞也
姑娣妹就姑中列娣妹也猶言娣姒妹姑姒也昭
三年先君之適及嬖遣姑娣娣當參考

十二年

書楚于廟

告廟飲至策勳三事即一禮矣十六年所謂飲至
之禮是三事備擧耳註偏舉一端矣夫詣廟飲酒
而有事以告豈乎哉耶恩之甚

師救鄭

註不滿二千五百人拘甚解左傳者亦可識經之文
法矣不得安生解

莒于餘上

莒固爲命卿也然判而言之命卿在莒之前矣而莒

所以顯示於衆也非其
與衆共句未穩、
一人有慶
引書以證上文天刑善句也不當作天子解、
慶猶善也、
儀刑文王
引詩以文王爲能刑善也不當作用法解、
百祿是荷
毛先曰、宅安墓穴也、

言以吳爲不爲天所弔恤者、

王若虛曰、宅寥字注、宅蓋塚壙之稱、
以吳爲不弔
不弔只謂不弔恤其喪也下文引詩意實在不弔
二字而吳天二字無所取義也杜乃泥詩文用天道
作解以湊合爲非、
城陷書事時也
時即常節矣即事而事即常節矣即失常節矣即失事而矣
而社若早城則失時矣即失常節矣即失事而矣
曰書事時也、與曰書時也、無以異也、杜就事字強

生解耳

○十四年

秦姜戎氏　四嶽之裔胄

秦發語辭

四嶽猶是四方之伯四人也以為一人者非說見于高書堯之時亦有之夏雖無所考然亦有之也且其職任非輕非可繼襲為想必擇總而命焉則唐虞二代亦宜不下數國矣決無皆姜姓之理況允為姜之別名為無據又戎之姓氏

於傳文無干係何苦根之說以曉之哉可歟

子叔齊子

陸貞山曰齊子諡也非字叔先公孫嬰齊之子不應以字為字

所以待夫子

是影語安可妙悟包著泥解

皆服而朝

服謂更盛服也即吳朝服而不待言

大師解

使太師歌巧言

大師亦瞽耳非大
解恐以述亂故辭不敢也
并如中於戚
孥妻子之通稱
庸知愈乎
愈勝也言孰君更立未知能勝於今日與否也
甄人執之
釣田獵曰公罷甄甄人反執公使
射為禮乎
射而軥

射軥非不射也不射人所以禮於師是射不為賤
又不背師一舉而便之意非禮射之謂
軥衡端卷者註所謂軛即是衡矣馬曰衡牛曰
軛元非一物而互相通而言耳
無告無罪
傳述曰蓋自議論之耳
有民不敢
不敢獨言不肯不才也杜以違解未愜
知柔生盈而死

振傳文盈是祖之子、瑩之孫也註宰強、
卿置側室
側室猶貳宗也卿典大夫異其稱耳非官名既見于桓三年
適人以木鐸
徇于路全獻視諫陳利病也若只求歌謠何用木鐸
世胙大師
胙祚同福也秉貴也不當訓報蓋世襲大師之職也
假羽毛於齊
羽毛只是譜旌旗之屬年傳文未見全羽折羽之
別又不必王章餘見于定四年、

〇十五年

宮師泛單靖公
劉夏是聘使故書單
魯無明證恐是杜之臆斷難從、
唁我懷人
斷章取義此何必講后妃之志註牝足、
甸采衛大夫
甸采衛皆王朝卿大夫所食采也故以大夫結之、

侯甸男采衛、見于康誥、侯甸男衛見于康王之誥、非周制不可考也、

今周官一書、不當據而周制無得而考、鄭杜據周
官作解、不可從、
按禹貢采雖在侯服、而尤近甸服、以其為王朝卿大
夫采邑、故曰采也、唯衛恐亦與采隣耳、禹貢五百里
甸服、甸服是畿內之稱、非若周官於畿外別立甸服也、

易、入聲、
易湲樂之矇

○十六年

葬晉悼公經

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正是三月矣、杜云踰月、
偏失考耳、正義曲護作說者非、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盟
皆大夫而諸侯惟鄭矣、故序晉上也、傳似未得經旨、

○十七年

何以為役
役如字、言如此則不可曰役也、

庸續斬
續斬猶言斬續也、舉服名耳、非皆前之續而言、

夫曾前之纏、蓋非古義也、當別論爲

○十八年

曹伯襄蒐幸于師、經

用加等之禮、與不無明據、註不必論、

齊侯御柰諸手陰、

經書圍者、非指手陰、乃

之事矣、註證

門于楊門、門于東閭、伐萩、焚竹木、林火、郭皆圍時

塞隧而殿

傳逐曰、衛所謂險者、必有在、北戰敗而奔、不得已而

連大車以塞隧、蓋所謂險者矣、註證

自後縛之

縛帰下文所謂面縛是也、非反縛、

吾驟歌北風

南風不競

歌蓋後歌北風北國之詩、南風南國之詩、不競、謂詩

詶不盛也、註、吹律以詠八風、

○十九年

諸子仲子戎子

及疏、即面縛、故杜注如此、

傳逐曰按管子云中婦諸子房玄齡註諸子內官之婦又哀五年傳諸子鬻拳以兵入是專黜諸侯與上文間諸侯意正同非謂太子為諸侯婦人無刑刑字泛通大小而言不特黜刑也婦人無刑為常故下文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非常也

王追賜之大路

太路蓋亦車名非纓為是不可據周礼拘說箋現于

二十六年

揖之乃登

齊侯本意欲降之而衛無降意不乞憐故揖而謝遣之也

二十年

賦魚麗 章章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時矣六句為一章今本判為三章者非

只是謝盛饌耳非謂聘得時

賦南山有臺

凡賦詩不言篇章者皆是首章矣則此註宜

唯引邦家之基不當引君子之光

○二十一年　九月日有食之　十月日有食之經

連月日食決無是理蓋書記錯誤云他並倣此

妻之而與之邑

魯別與之邑也若漆洞丘彼自有之非魯之賜

念此在此　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

引書言其本皆在我不可他諉也句末茲字並謂

我也

名言是一箇事件不可析為兩箇

允字治實之之辭下文信字與此同

其為不知乎

陸負山曰談甚不能保身非謂不能去也

優哉游哉

傳逸曰逸詩也采菽篇曰優哉游哉亦是庶
有覺德行　夫子覺者也
覺只是形容其德之顯著也不偏在正直
今壹不免其身
壹一也指叔向之身也一身與上文十世作對
莊公爲勇爲爵
陸貞山曰爲爵飲酒器設此以箴魯士固名勇爵非
爲爵位也
○二十二年

臧武仲如晉
是行也傳不言其故今無可考不必論爲註亦臆斷
不可從
御叔在其邑
邑御叔之私邑采地也非公邑下文陪其賦陪征
私邑也註益謬
以受齊盟
齊側皆反受齊戒之齊非齊同之謂
見杜書酬

古禮四事之言蓋取於左傳

嘗酎即嘗祭矣嘗祭獻酎故稱焉漢代因之

漢書註正月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以為口實

謂徵書之言當在拉口也書曰以台為口實

謂音之訛變為替之也前翦落剗分之意註見剥前

不堪命文意顛倒不可讀

黜官謂減家臣僕御之數

此說似是但原非盛祭謝記云上大夫之廟也少牢辛奠成事禮皆大牢

殷以少牢

殷盛祭也謂虞祔練祥之屬重於時祭者耳非一

祭定名註三年盛祭是無稽之說不可從蓋自是

三年一禘之說變耒耳

慎爾侯度

詩傳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

為王御士

謂為近習侍御之臣

唯二之子

言唯二三子行其所欲而可彼非王臣也何難通之有

是句難通　蓋天下有脫漏也

通鑑而孔氏意蓋衰齊亦狹而有取也不是錢廉王且廉王罕謀告之而已非典之謀註誤

不然請止

止謂息文

請舍子明之類

意零在絶惡人之嗣也良之不賢傳未言及註宅忘

○二十三年

禮為隣國滅言鄰國非親猶滅之禮也況甥舅乎夫諸侯絶期以尊卑懸絶者而言敵者非可降殺註誤

慶氏以陳叔良孔氏不足言也故經不書叔良註不知告朔廢

叔隊殺人

隧抶壓孔人也役人素不服抶慶抶是忿怒相

不可肆也

肆赦宥也書曰告災肆赦

知悼子卒

正義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註傳寫誤

七興大夫

是總稱之也非一官名乃掌輿之大夫七人耳見于襍下篇

二婦人執輴以公

如囿宮

婦人二人引宣子之車也

囿宮宮名

非文豹隸也

隸賤役也豹素賤身犯罪是別一事非謂沒為官奴

皋免之

皋本作勉似長鮮虞之三字衍

及旅而名公鉏

禮鄉酬既畢堂下畢者舉爵于賓於是堂上堂下交相酬也謂之旅酬便興之畫謂公鉏興堂下畢者畫列也時悼子在堂上則其位懸絕矣非

便興之畫

公鉏召惟子之下
又為孟孫
謂立為孟孫氏也註失語氣
季孫之愛我疾也　藥石也
季孫之愛姑息縱之故喻之扶疾孟孫之恩當
有親正之言故喻之藥石不專在志之違違
臧孫曰無辭
言無罪可盟也若廢長立少比皆然非特時人
不以為罪臧孫亦不自知罪註譔

重賂之使無死
莒子欲求成懼殺之令幕戰而
退也二子離其師而遇大軍戰必死矣故謂戰為
死耳非致死戰之謂
下妾不得與郊弔
傳通曰據檀弓說此事蓋以行弔於野為非禮
故弗受其說不可易矣
檀弓稱曹尚弗如杞梁之妻則禮無男女之異也

二十四年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是一節杜註蓋多牽合然今皆無所考亦不
窮詰闕之可也
樂只君子
謂其德容樂易也是承上文謂有德而樂者
為邦基也非樂其道之謂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引詩言武王素有全名故人心信服不復謀
貳也是有全名之效也註失前後

象有齒以焚其身
象多力難制攻之以火故云
寡君是以請罪焉
罪焉辟之也即請伐之也
必取其族
我兵不戰則他國之兵必來謂之取族其字指兵
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謂難與共執事
已皆棄軍

兼車平時訪兼文車也是對廣車而言非兼車
踏轉而鼓琴
轡韁縛之謂不無古字通耳下朱淵仁嬰不惟縛
甚妻是也縛如今袱包
○二十五年
風隕妻句　不可點逗
林註妻字為句宜從
六三之陰有妻象坎變為巽而失妻所在巽
風也故曰風隕妻也

崔子因是
因是興下欲弒公文相接中間別插一事說耳
近拉公宮
合註靜之家近拉公宮尤當警備
祭拉高唐
蓋祭山川之神也非雨以祭免
是申蔚之妻子非掌之妻子
將庸何歸

趙子當曰是即覆說上文君孔安得之意耳

改不與崔慶者

是畧舉盟首也晏子臨歃弗肯受是盟辭改之云云然後歃也傳文乃歃二字可以見矣蓋晏子之前已有歃者皆徒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之辭也晏子非據第一位者及盥至乘乃改辭耳非讀書未終扯掇書易辭之謂

甚矣又書

崔杼之弒固暴白非以瘧疾赴之比則其罪之

發閘嘗必待直史之葉哉註泥甚

下車七乘

服虔曰下車遣車也

男女以班

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雜與此同未晉以懼服罪非以為賂也

傳通曰此年子產入陳使其衆男女別而累亦與此同

皆有賂

劉炫曰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

晉侯以齊不服而興師齊服而還自宜無識矣杜乃以有表宜退爲說何也夫閑喪而退師者恤人之喪也齊莊遇弒晉若恤之當速進師以討弒君之罪焉何以退師而禮於罪人哉

敎侈而出

此侈即指前而累者非陣上囚虜故曰入敎侈也下文獻捷于晉亦應有侈乃陣上囚虜矣無侈冀

我周之自出

謂自周而出也與下文自立自入文法正同非謂錫不可億還

億猶怨也還故縱也

拜陳之功

謝晉受其捷不以爲罪而歸功於鄭也

書土田

是一句爲昌下數句皆其目也當特土地之宜哉

鳩藪澤

陸貞山曰鳩聚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
物以入于王亦豈專以備田獵哉
薛京陵　表淳鹵　教疆潦　規優豬
京陵亦有蓄蔪之潦不必皆冢墓
鹵鹹地
疆潦是二物封疆之田動受他國之侵掠有溢
潦之地每受水害並不可恒其担入故別之耳
優堰通豬瀦同謂陂池也規者定其度狹也
賦車兵徒兵

劉恢曰兵者戰器車士甲士輿步卒所執兵各異也
若啓之將親門
啓誘導之令来也隱元年大叔將襲鄭夫人將啓
之事不同而字義則一也縱令開门而延之亦不
得以洞门釋啓字
思基復也
復反也慮後之有反復而審備之也

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杜氏之前已分為三十卷。徵經傳異卷。蓋此文跳出卷首。非杜氏改亦乃之也。

會于夷儀之歲

古者經傳各異卷及元凱作集解傳始合于經。然則是三十五字跳出在此者既作集解之後可得而言。寫前是已論跳也。註當繼前年以下。蓋後人之攙入。決非元凱之筆。

跳出在此者。或元凱故意為之。不然。後來傳寫之誤耳。

○二十六年

我其君劉詮

剽歟列于會。經書衛侯。非未成君也。

衍在外。經書衛侯。衍者剽也。

剽雖立在位而衛侯衍在外。是剽未成君已。與鄭子儀同。則經似不宜揷。栽君也。豈別有義邪。

潮疑可也

入于戚以救孫

衍雖在外。經仍書衛侯。況剽既死。則衛衍亦已。

註以未居位為說。非也。

朱也當御

當御猶當直也。婦人當御。可以證焉。

拂衣涎之

拂衣與投杖黍同非寢衣之謂
便子鮮為復
為平聲便子鮮幹事復歸之事也
多而能止
猶言得止為幸也彼亦或以取死若能止矣為
幸多也非為義之謂
殺子叔及大子角
正義對是子叔黑背之子即以子叔為族也子叔
是黑背之字

大夫逆於竟者
獻公以遠迎者為厚於
待遇耳以見其狹中無人君之度也又與下文讓大
叔同一轍矣非驕心之謂
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如字其志不在於寡人也志不在焉所以不通問
註混同作解非也
陸貞山曰衛侯以文子不通內外之言故怨之甚曰
不在寡人獨鄭厲責原繁云爾若文子之議當

喜特私就之耳何貉
非所悉勿悉
引此但言文子在所當悉也非親之謂
厲之不如
厲惡疾之人也貪者惡疾無所得食多為乞丐
厲之不如是賤惡詬罵之言耳非惡鬼之謂
賜之先路
趙子常曰晉以蕆晃命士會傳云請拉王此不言
請則自賜之也蓋禮數之自諸侯出久矣杜證

按十九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二十四年穆
叔如周王賜之大路杜並言大路所賜車之總名此
又以先路次路為賜車之總名夫賜車何其總名之
多也且謂之總名不應有等級何故賜子展以先路
而子產以次路也曰先曰次不得云互文承以再命
三命不得云無等級杜蓋考周官無大先次路
者故安仕此解耳是固靠周官者之過
蓋命車有大路有先路有次路其制雖不可考而
要之名不同則度數自異因為隆殺耳

按尚書顧命大輅在寢門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是自天子所御又與命車異載記所說亦是不得混同作解

先八邑

劉炫曰論語十室之邑又杜註兔餘之邑為一集之邑又宋鄭之間六邑品戈錫等杜何以知此邑非彼等之邑必以為四井之邑

按正義難劉說云子產先有采邑今加賜田土不應更以八ㇰ大邑而又與之是安助杜而誣劉也

也劉援品戈大也援十室小也謂甚大小無準未嘗言若品戈之大邑八ㇰ也

臣不敢及賞禮

賞禮只是賞也禮字意輕言我不足受見賞之礼也

懿氏六十

謂六十邑也懿氏蓋總名也堂前時懿氏者所食邾二十八年與晏子城東陽殿甚卑註云以城殿邊鄙六十邑當參考二十七年與兔餘邑六十亦同

趙武不書葬公也

二十六

傳無罪武之意註蛇或拉絰葢之可也

賦繕之桑矣

按周書引詩云馬之剛矣繕之桑矣馬亦不剛繕亦不桑志氣盛心取興不盡大不類乎三百篇之体恐亦後人之僞撰雖据作解

寧失不經

不經無統紀之謂也訓經為常者在此不當

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

林註所以上天眷命庇有下國之衆

封建謂封殖建立之也

加膳則飫賜

君食加膳盛拉常膳故其餘以飫賜焉非謂飫賜為加膳

寘諸戎車之殿

車殿謂車後也殿臀也猶馳集之類云以見知楚情欲訪問焉故載之車後耳非寘之後軍

莪申麗而逸

聲子之語蓋以莪申為銃角之時事也考上下

文不得為治年之事豈傳聞有證而爾邪將誌張之辭有害合也註分疏害文意

不善是也

是之也指雍子

明日將戰

至是句皆命辭非叙事

樂范易行以誘之

賈鄭讀易為變易之易得之但賈以行為道鄭以行為率伍則皆失之蓋行謂行陳之位也中軍之帥甚

上云、海於樂氏、杜注、樂氏洼名、清佛云、清水流漫處此云、海于汜、汜亦滴漫處、非水名、觀于字可見、

兵衆且良范氏以中軍之佐、與樂氏迭易甚佐中軍之佐甚兵不衆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比者以禄秩而言非指材能

眛旦也謂不瞻前顧後如眛死之眛未見會意

眛暗也

眛拄一耒

海于汜而歸

是濟汜水也非汝水汜蓋水名甚為地名亦因水而名焉去江海葉田古今之變何限不得責目而

踐耳、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經
扶註書先晉、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
據傳書先晉、晉有信也、杜據之、然似失經旨、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去族、蓋受上文也、與諸侯之大夫不再序、意同、非
貶辭、重曰于宋、以同盟而出也、
涎之始言、以同盟而出也、
言能治其事、以見其賢也、則人知吾所以出之由矣、
即是顯君之惡、矣君也、兄也、將何所憩焉、

如叔孫喪終身

服虔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為私喪、
私服、比本服、為輕禮、既葬、暮九月者、飲酒食肉、是
兄弟之私服、蓋唯無麻在身之難已、獻公特服而
終身、深痛之也、然非不飲酒食肉者、故曰如私服也、

與免餘邑六十

唯卿備百邑

正義、杜以為一乘之邑、合論語百乘之家、甚實一乘
揣邑、文無所出、

古者稱百乘之家者、泛語大夫之富、非以為定祿也、孟子又有千乘之家、可以見矣、杜註、拿合大併理、且以制度言之、周初諸侯皆方百里、方百里之賦為百乘、百乘之國、烏得有百乘之臣、邑逼大小而言、卿備百邑、亦因時俗大概言之耳、甚實非有定制也、餘已見于二十六年、

晉楚各處其偏

偏謂兩頭之端、是為一字營、言整處兩端而諸小國處中間也、甚方位未可知、註整、

左還入杜宋

左還者、因地形而言、甚嘗列方位、不可知、而左只是左方耳、左方旋轉、有何深義、杜必欲以東為左、故費解、已不亦迂乎、

單敬甚死

傳通曰單獨也、自敬故謂不能害人、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

不待病而死則食言是彼之患也、非我之患、

因宋以字　病則失能致死
陸貞山曰病字屬下謂為楚所攻而病則宋同受
其禍又能致死助我
曰視邾滕　言違命也
所謂視邾滕者指列國之邾滕也非指私屬之邾滕
則叔孫之弗受信得其宜矣是不可識者且不可謂
違命又非公命而註誤以公命何必死守為是條傳
既失經旨而註臬
多見其窮矣

陳信拉鬼神
合註布其誠信拉鬼神德之以動之故辭無所愧

賦鶉之奔之
賦詩不稱章第者皆首章也但有所賦唯取以為
兄意蓋在子展之等也趙孟所謂志誣其上是也
不嘗揆以為君作解
詩以鶉鵲比無良之人兄矣無鶉鵲之不若之意註
龍衣詩序之謬
賦湛露

爲

是扶既相見之樂也
也註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是詩序之說不可棄
人

吾子之惠也

謝甚秉相見也言解逅近之喜亦吾子之賜也

匪交匪敖

匪交當据詩作彼交不然文義不通註又不解釋
爲蓋傳寫之誤云

公慙之以富榮

合註顯然歌之爭衆爲榮寵榮富也公指鄭
伯者非也按是解手劉炫

幸而後止

言出止得免殺戮則爲幸也與下文子展汝止意
大不相類

誰能去兵

向戌之弭兵息戰爭以休息民也兵革武備固存
爲非廢之也誰當時有難行者而甚意自美且
甚弭兵與武王偃武修文相近決非始皇銷兵之比

子罕之言誣亦太甚不足勝雜即以議始皇則可
爲得以規武王
削而投之
有功而求賞固非君子不伐之道然在左師策固
甚許矣不可深非之子罕削之則擅恣大甚蓋生
於姻婣之私者乃以司直褒之我所不解
何以恤我
邦之司直
是周頌維天之命篇今訛作假以溢之非逸詩
崔成有疾

疾不必癩
彼君之讎也
君謂景公也弑莊公之故
慄其宮而宇之
正義謂新築女牆而宇之
辟諸大墓
辟猶埋也二十三年孟氏將辟註辟穿藏也
大墓蓋京陵名也
林立蓬心能如晉游盟

宋之盟大夫盟也苟吳如楚蓋罷如晉國君盟也故亟曰治盟也註不得云報夫治盟更迭為之者何報之有

再失閏

古人置閏必於歲終不以中氣有無也閏有同二歲者有同一歲者要之曆法未密易致參差所謂司曆過者非連失兩閏蓋以推步疎漏之故漸失天度至此蓋五兩月也蓋五兩月者以失閏再次也是自後推而知之者」造長曆者誰推長曆者誰元凱自造為喋人何無忌憚之甚

按釋例云魯之司曆漸失閏至此年日食之月再失閏於是始覺其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為建酉後閏為建戌十二月為建亥而歲終啓蟄強之說不可從

趙子嘗曰傳言司曆過也蓋指王朝曆官哀十二年亦謂魯實有曆官承劉歆之誤劉說見漢志

杜預長曆依經傳之甲子而推之者耳雖間有小失要非每作也其置閏有踈密當時之曆如此非杜氏之安後儒未推驗之而率易毀之冤夫

劉敞曰、如頼置兩閏、聰聽駿俗、非人情也

周密曰、杜所造長曆、踈密不齊、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無前此者、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之再而獨置兩閏乎、此其立法、殆不可曉、

○二十八年

春無冰者、記異也、然前此再失閏、則此年正月建子、其無冰宜矣、但當時不知再失閏、以致此、覩春無冰、以為異而記之耳、

春無冰 穀梁經

余亦少壯多此說、書左傳標上述年以為此年春無冰者如此之先時、則四月建丑五月建寅、宜至夏有冰、則史記以為異、不然者、此年暖無冰也、非因曆失時而然也、杜說不可非矣、

乙未、當是已未之誤、經傳日月之誤、不可勝計、此亦欲成前年不冬閏之說而云爾、

此亦臆說

愼裨竈亦不知曆之驗否、固不足論矣、左氏自沒追等之故、知曆之失、而無冰之非異也、明矣、杜頓置兩閏之說、安意推福福耳、其言甚蓋必欲無冰為異、以合梓愼裨竈之言爲耳、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 穀梁經

甲寅之後四十二日、始得乙未、蓋此歲終置閏而

春秋記閏月之事、蓋日

而不日者、則稱閏矣、若日之

著不必稱閏總統於前月也

速復凶

速復速於復也易傳終速不復者也合註以陰柔居上速於復善之道所以凶也

以其泊饋

御者知其非鶉也懼并罪焉故去肉耳當時偶有是事而二子謬怒慶氏也甚實非慶氏之為亦非桑何之謀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未薪也六達謂之莊

慶氏之馬善驚

馬以優之喧擾而驚善多也興詩女子善懷之善同

至於魚里

劉炫曰圍人送宮為優引行以至魚里

動於甍

甍屋脊也

興曼子邶殿

邶殿都也而有鄙邑六十鄙屬邑也其鄙六十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以屍未壞猶可辨識之故也註不通
季蘭尸之
詩季女斯飢作季蘭者蓋以為女之名字也非謂殷
蘭之女
孔仲子曰之
謂其謀事二美也
衷之如同盟
宋之盟晉楚大夫以君命要言結盟也非自為盟
也則兩君自有同盟之誼而大夫不必有其親文子乃
衷之如諸侯同盟者之禮所以為厚矣如舊解如
字不可讀夫衷甲之陳同去不廢盟何用如字為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
公在楚經
林註公在外朝正者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危在
楚也
吳子使札來聘經在五月下無六月文註云六月到魯
季札來聘經

二十九

仅傳載在六月城杞之下也然城杞經亦在五月宣
仅經為正
桃荀先後獵
周禮鄭註荀苟冨帝也
陸氏山曰說文梨黍雜穰也荀苟也又釋艸曰蓄蓄也
荀梨二字自異苟亦作苟雨雅謂之亂衣獵者
仅苟為冨非黍穰也杜誤仅梨為苟
及舍而後聞取卞
公治退之後公發書知取卞而公治未之知也就舍
而後聞之
賦式徵
詩傳式發語辭
非德賞也
德謂恩澤也非有德之謂
子反即位
即位謂嗣立承其家也未除喪豈處為卿也下傳季
札言鄭之執政侈指伯有也裨諶論執政位班仅子
產次伯有皆未書及子反也亦可仅詮

鄰於善民之望也
鄰近也是二句美子皮
之所望以為表也
夏肆是屏
詩傳斬而復生曰肆
屏蔽也謂庇蔭保護之
直以屏字為城築
子容曰
雲謂檀悠也

以其力斃、与人斃之對、只言自斃、未深解、

侈將以其力斃
謂自以有力及致顛仆也非力盡而斃角抵多力
而投下者往之自困甚力而踣雖鄙事可以喻焉
不尚取之　毋寧夫人
服虔曰不尚取女叔敖之
又曰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先臣乎
書曰子賤之也
杞稱子自貶也前已論之此傳似未得經旨上文
所云即東夷亦但謂親侵於東夷又以為行

夷禮之證

子貢不得孔乎

不得孔謂強孔不令終倒為然杜蓋以穆子孔脯下嬰見言葬驗故子晚惟啓之禍以錢孔則不可謂令終矣何葬驗之有亦何用別解特作壽終解耳殊不知穆不可泥

詣觀於周樂

註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是襲漢儒之謬說也

此之謂夏聲

秦國即周之舊都故其聲猶言京音也故曰周之舊也非謂去戎狄之音之謂也即以為諸夏之聲則十三國南雅頌皆夏聲矣何特秦

秦建國在東遷之後則秦風豈東遷之詩矣若夫東遷以前之秦則附庸微末不足論焉註蓋主傳文以夏聲意其周舊也註判為兩事謬哉

美哉渢渢乎

大而婉

為之歌頌　直而不佞

正義此當是歌周頌自直而不佞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皆言有些意明盛德之所同也

劉炫曰此直據周頌非據商魯頌就且魯頌云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

象箾南籥

象箾南是舞名籥前樂篇是器名舞者所執言不分曉何居

泯古音凡即汎字矣浮泥宛轉之貌非中庸之譖婉委曲不直遂也

恩而不貳　怨而不言　先王之遺民

陸貞山曰二雅篇數既多當時樂師或詞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服虔以為歌廣小雅也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載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先王指文武成康也

按陸所云固歌一二者當通前後不特二雅

正義箭即箭也尚書曰箭幹九成即是也
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
南以籥不僭者也
觀止矣
傳孫通曰季札以韶樂德至盛無加故云雖有他樂不
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聽樂知政極其評議
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瞻度之以為具在其素
意則度之者非素知也然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
賢恐未能至此或有所會不可盡信而杜多
曲為之解耳
曰夏聲曰五聲和曰八風平興政何于演註謬
興
興縞衣綦巾雖微物相贈亦是地產所名以見相愛
之深耳不當看羞解
君侈而多良大夫句皆富
君侈則人心離焉臣良則人心歸焉且富者人之所
趨自然之符也不必以厚施作說

與發也

今亦有此疑

其興發何
謂無興之者
則世隆也
謂世之才德高隆也

○三十年

宋災故經

是二字籍疑是傳誤入經文者然之傳皆據
是句生義則亦難言非經文閱穀可也
無子而往句興於食

往往役也往役故
北下註十二字註疏本無之

有興疑年
正義興謂興同食者
北下註疑其年以上十一字註疏本無之

他也豹也
以長狄名子唯他無所見其夫孔興病廢皆不可知
矣不得以無所見謂他也不以名焉

七十三年

三十

正、顓頊氏云、晉用夏

正義文十一年至此年為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年
全年筭之也
以節氣筭之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則全七十三
年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二日三時
是每二月以百五正數之為二百年十二月全年之數昭然
又古者人未必生于丑月以前則在夏正實為七十三年不別討全年
支有二首六身
舊解蓋以為支筭作支下二竪置身旁則
為收然傳文唯言下二如身而無竪之之說是
後世筭位縱一為一橫一為五故以其所覩強
作解耳晉悼春秋時筭位未必然也傳文既言支
有二首即以橫一為一之法推之則支是二五十首
矣若譜取上二畫竪之則為二首矣古文雜簡
不至如是之大抑矣抑謂二首以文而言六身以
筭位而言矣是不成文理不足辭焉蓋傳文本
非故為苦澁難通之語特以支字遍有二六六
之象戲言下二如身者以筭位須橫視也見橫視則六六橫視又矣如舊解六六竟
不可橫視也傳文無下六之說益見其不通今

以臆作之解如左

亥古文 二首六身 二卅

橫一為一縱一為五與蒼解等位正相反下二如身

下二如身 二卅

不須竪之倂六六皆可橫視豈不快哉今等家有時或用此等位也但經籀文作冊者未之見也姑據傳文撰之耳余嘗撫大小篆籀斗文未覩合於二首六身者蒼蒼解作亥亦就傳文臆度之也已均是臆度何必古是而今非

便為君復陶

復陶謹造土器之宮詩云陶復陶穴考工記陶人造瓬甄杜註似無據唯昭十二年楚子皮冠豕復陶是復陶衣服屈也然古來無知其狀者字義又不明

乘得據為據

廢基輿尉

以不薦賢為罪也不雩在役孤老

語之出

語之嗟尼熱聲出之亦歎聲與詘咄字同周禮鄭注引此作詘之非出入之出

三十

仲堪之志　侮之
亂者取之　亡者侮之　二句　引仲堪之言　推出國存
國之利也　二句　是子反之語
侮猶欺也
豈為我徒
謂子哲非吾徒也　是句不重伯有
姑成吾所
言國雖不可措手　且定一身處置也　謂欲出亡
不及謀而遂行

歲星右行　本有
圖緯古人未知
之　故有此言也
歲星歲行一宮
豈用失閏而見
其差乎　此不知
布合論也

謀謂私謀也　非國謀甚急　故出不及與親朋家人
商議　獨竟即遂行也
兄弟而及
子晳與伯有　兄弟也　而至相攻伐　皆非義也　吾孰
之助乎　哉聽于天而已
歲在娵訾之口
歲星在玄枵者　悖慢不知司曆之失　而妄言之也
前已論之　杜乃傳會作傳　停在玄枵二年之說　是謬
甚者

仝尹之偏

偏半體也偏專指司馬則四體亦當專指司馬不兼仝尹統仝尹而言則半體矣混王而言則股肱矣

書曰某人

書曰云云繳上文而實之也非別項

尤者尤會無信也非尤向戌

會無信就大夫之罪也然戌也以國災會于諸大夫而使終於無信亦戌之不敢也既貶諸大夫戌安得獨不貶焉若夫災豈戌之所致哉伯姬之待姆而

孔亦豈戌之所得而知哉杜舍戌不敢之罪而巽織其天罪尤可笑所謂深致火災燒殺夫人雉

周興秉彼臣恐弗之過矣

都鄙有章

都不必國都也別邑都會皆是二十八年興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是邶殿爲都也可以見矣

廬井有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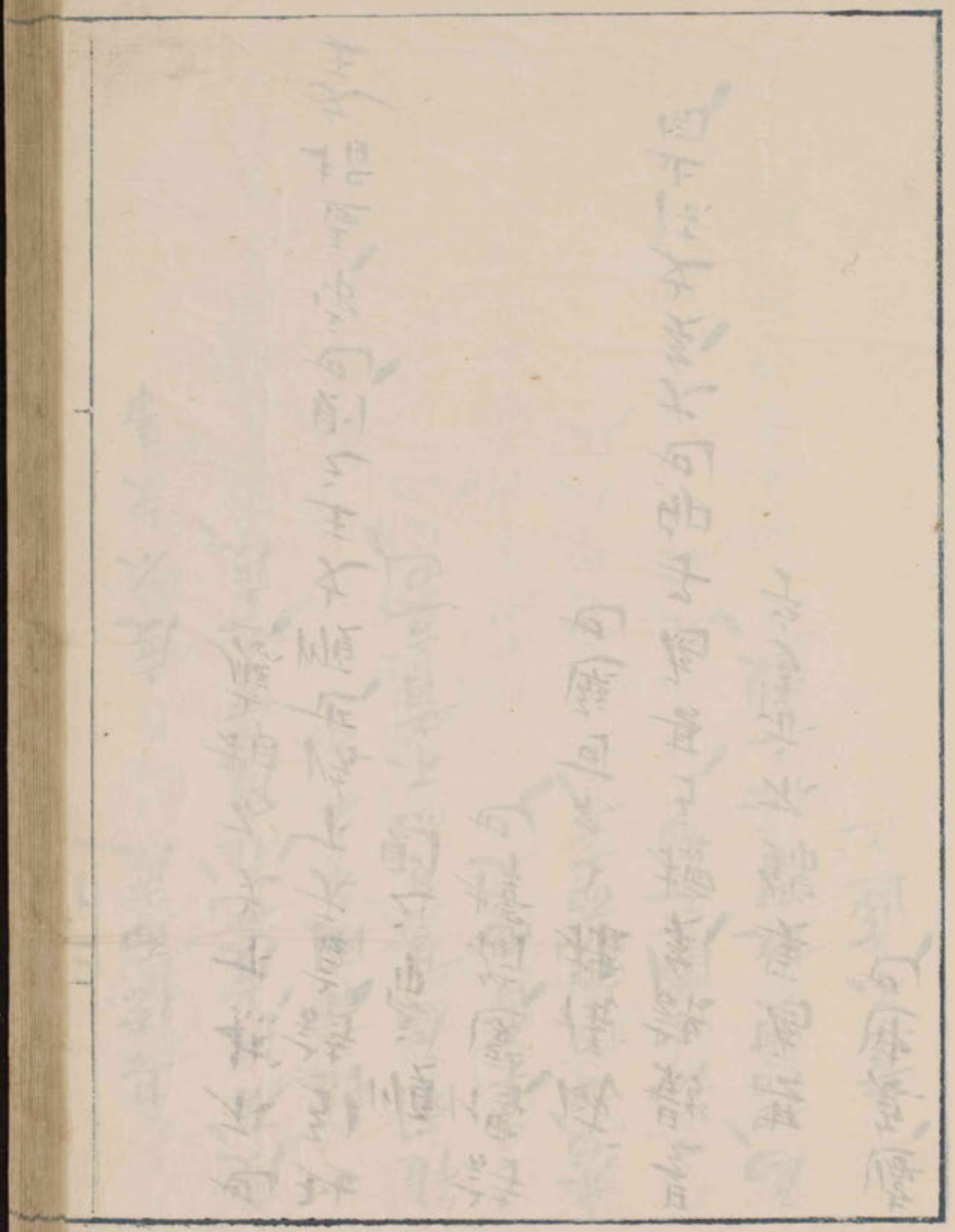
廬謂民之居室是在邑者也非田中廬舍子罕曰吾

衆給而已
衆臣之祭品、應有而取給已、野獸可市估、不別殺
也、非謂唯用匊羞而不用野獸、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貞山曰、褚衣裏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
○三十一年
公不留賓
賓、雒連去而會朝、職貢之事、亦無虧闕也、亦字、
不可忽、

無寧茁患
猶言無或茁患也、凡無寧、寧也者、皆帶句末乎字、
江意解之、非正訓、不敢敢也、之類矣、與北意正相反、
昭元年、不寧唯是、文意與此同、
門不容車
謂門小也、不可踰、踰謂垣牆也、
弒其君、貴来鉏
經云、其君宏、州侯引經、乃云貴来鉏、何也、蓋經傳、
有一語耳、杜不論及爲、猶何也、

甚德而度
度有法度也非度量之度
雖有國不立
雖國爲甚有而不肯立也
美香而文
香亦以貌而言
知四國之爲
爲謂興故習俗之類
豈不遠止

遠急速也
甚爲美錦不亦多乎
是影語矣檀弓甚爲子卯也大矣文法正同
威儀棣々不可選也
詩傳選箇擇也
順帝之則
此引詩言天下法世順文王之則也帝蓋指文王
也不然下文不相應



110X
142
15